

第二十八章 與獵取人頭者的交際

他們的主要熱情——其或然的起源——對於漢人的世襲的仇恨——「平埔番」是叛徒——他們是天生的獵夫——獵人頭者的準備——襲擊的計劃——白晝的襲擊——夜間的襲擊——勝利者的凱旋——獵獲人頭的慶祝——人頭的處置——與漢人戰鬥（失敗）落在漢人的手中——報復——被同宗出賣——狙伺英國的水兵（blue-jacket）。

獵取人頭是臺灣「生番」的主要熱情。這是他們被人指責的一種罪行。他們從小到老專幹這件事情，以永不冷卻的熱情及決不後悔的殘忍實行之。鹿和野豬也許不再足以激動老酋長的熱情，而他的右手的巧妙的技能是到死為止不會喪失的。勇士們如能獵獲人頭而回來時，他認為是無上的光榮。他臨終時的最後願望，是要兒孫不弱於祖先，也能巧妙地潛行和確實突擊，以增加種族的榮譽。

這種熱情，由文明人看起來，雖然是可憎可怕的；但不可以為他們全無美德。實在他們是有在別的蠻人或半開化的人種中所不常見的或未充分發展的種種德性的。如同已經說過，在某些方面，這些深山中的「生番」實在優於其他較高級的人種。他們很像其最近宗族婆羅洲山地 Dyak 人（Hill Dyaks），無論性格、風俗及生活習慣都很相似，兩者都是很誠實忠厚的。他們中間如有很不道德的行為，差不多都是在由於邊界地方與中國人接觸而發生的。

獵取人頭大概起源於小村子及種族的戰爭。因為「生番」不重視生命，以為敵人全無權利，所以他們的問題很簡單，就是用什麼方法把敵人處死，以及如何報復他們所受的屈辱。他們以為帶回人頭是一種有效的證據，可以證明實行了種族的判決。如果某些種族或人種已成為勢不兩立的敵人，他們就懸賞以獎勵獵取敵人的頭，對武藝最高強的勇士予以最大的榮譽，推舉他為村長或酋長。大概由於這種原因，臺灣的高山「生番」把他們的種族的敵人當作試槍的目標，以敵人的頭裝飾他們的小屋的物品。

這些原住民以為他們有許多世紀之久的權利，臺灣島當然是他們的。後來漢人來了，他們以為漢人是侵略者，不尊重本地人的權利。漢人果然證實了他們的一切懷疑，不憚做任何事情以侵佔土地。「生番」被逐入山中，他們的自由受限制，他們的生活受妨礙。因此漢人成為「生番」所痛恨的敵人，種族的報仇不但為生存的男人和女人所讚美，也為祖先的英靈所嘉許。祖先的英靈守護着種族的命運，能造福和作祟，子孫如不敢作報復的工作，則其一家必將為祖先的英靈所懲罰。

他們不但痛恨漢人，把漢人的頭視為最高價的勝利品，對於服從漢人的同宗也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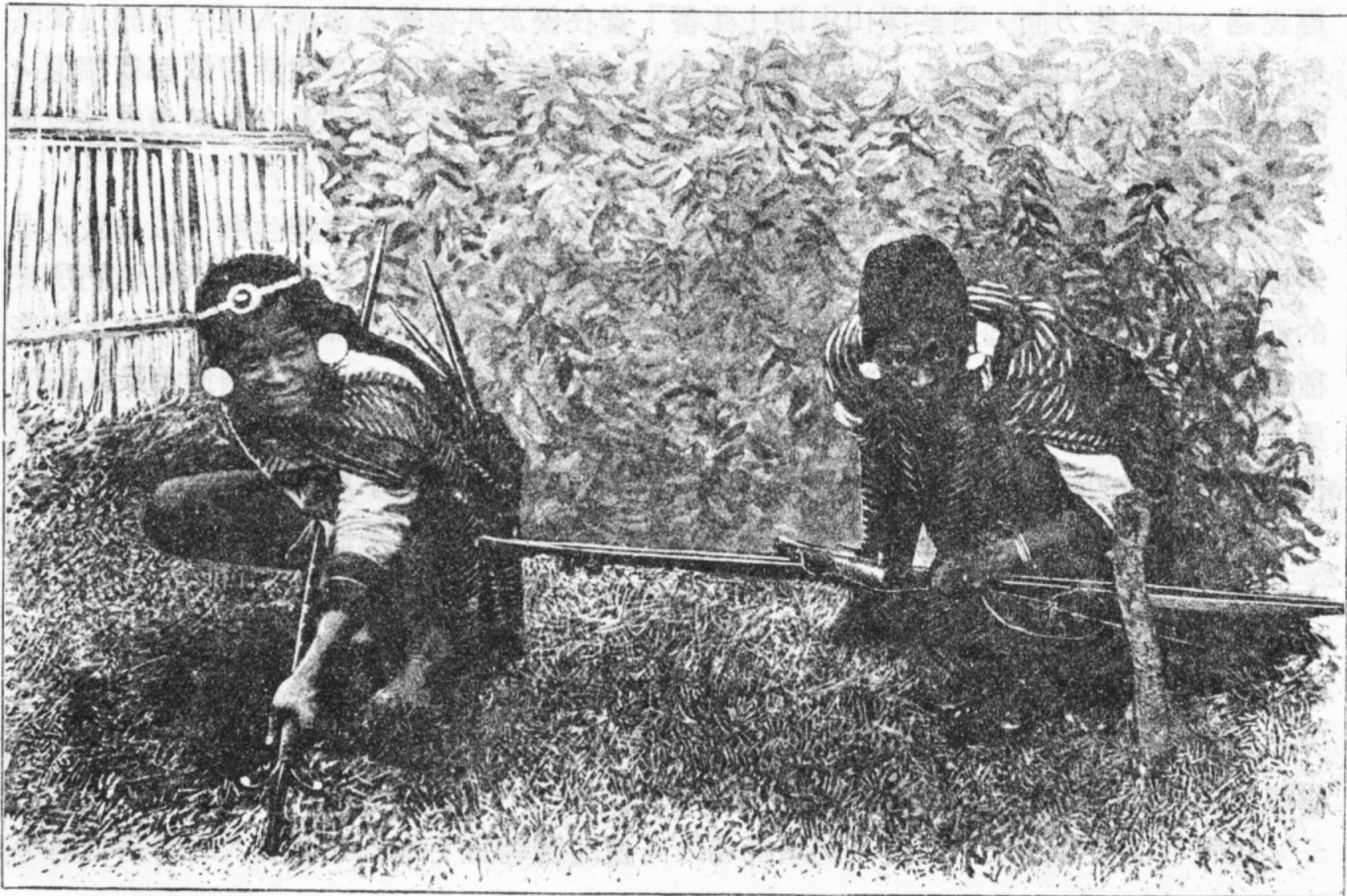
寬恕。平原中爲漢人所征服的各族，他們認爲是叛徒，遇有機會，也必加以重罰。他們以漢人的頭爲頭等勝利品，也決不忽視「平埔番」的頭顱。實際屈服於異族者的那種叛逆行爲也許會引起更激烈的憎惡。

「番人」是天生的獵夫。他們有獵夫的本能，敏感及耐性。他們能知道獵物的習慣及出沒處，能不厭煩地等待，能追逐得很遠。他們的脚是軟的，瞄準很正確，專心從事於狩獵。獵物若是人，那麼他們就更加熱心，因仇恨而決不鬆懈。任何獵犬也不如他們善於探索氣味，任何虎豹也不如他們善於躡足潛行。他們出去打獵或遠征，決不輕率從事，而是精密周到地預先計劃的。事先往往要考慮數星期或數月之久。他們隱伏於山上，監視着平原上的犧牲者的一切動作。農夫們在什麼時候來去，什麼時候割稻或取蔬菜，漁夫們什麼時候出門及回家，鄉下人之中誰到城裏去，一個村子的防禦力如何，在何處及何時最宜實行襲擊——他們的斥候在指定日未到之先就早已知道這些情形了。

一個人頭獵取者的裝備是很簡單的。必需的用器不過一支槍、一把刀、一隻袋子而已。槍是竹製的，約20呎長，有一個鐵製的箭形的頭，長8吋。這種槍是輕而堅固的，容易使用，他們常帶在手中。刀是鐵製的，長18吋，有尖鋒，大抵是彎曲的，有一邊開着的硬木鞘。番人常繫帶子，常把這種刀插在帶上。袋子是用粗麻索編成的，像一頂網似地開着，放在肩上，用帶子繫在頸上，可以裝3~4個人頭。每個人頭獵取者有一支槍、一把刀和一隻袋子。他們有時也帶弓箭，偶爾也帶一支火繩槍。

他們常在狙伺漢人，如有適當的機會，隨時隨地要襲擊他們。倘使歷一個月或兩個月之久沒有人頭帶回村來，他們就覺得焦躁不樂。他們的舊時的熱情又發作起來，他們

圖十七 武裝的人頭獵取者



又計劃作一次人頭的狩獵。酋長召集勇士來開會，提出種種辦法；互相討論，襲擊的計劃決定之後，就作種種準備，獵夫們檢查他們的武器。往往有50人參加遠征；但當他們走近可以看見漢人的邊境時，就分成若干小隊，由最年長及最勇敢的人分別率領。

有時他們在白天出發，則各人單獨地行動。他們知道在何時何地可以找到對象，注重技巧或公開的搏鬥不如注重突擊及迅速的衝刺。〔生番〕雖然剽悍，而心裏却很儒怯，所謂〔隱伏時是勇士，在曠野中却是懦夫〕。他從大石頭或樹叢後面窺看，一直到可以用槍刺到其對象時，突然出其不意地打去。或在不當心的工人背後爬上去，不知不覺地活捉他。他們攻擊在林中割藤或取樟腦的工人就是用這種方法的。漢人很多經營藤工業，雇用許多樵夫。藤往往有長至500呎者，像蔓草似地爬在其他植物或樹枝上。樵夫在近根處割斷它，倒回過去，把它像一條長索似地從糾纏的草木中拉出來。他正在這樣工作時，〔生番〕爬上來，用長槍刺穿他。製樟腦的工作也是同樣危險的。漢人用一把短斧劈樟樹的幹子，很久跪着或俯着。這是獵夫的好機會，許多人未及回頭看時已被砍去頭顱了。農夫們在近山的田中工作時也很危險。往往有一座山的斜面已被開墾和種植，而頂上及對面仍長着草木。〔生番〕隱匿在灌木中，視察男人和女人來往去做採番薯等工作，看準了機會，就把他們打死。獵取人頭者也往往伏在生蘆草的田中或平野的茂草中的小路邊，或伏在近海的山峽口。他在等着孤單的行人，猝不及防地用槍刺他。他們在白天是這樣獵取人頭的。如能獲得人頭，就把它放在麻繩網裏，儘速地跑回林中，放聲大叫以通知其同村人；而遭難者的家屬則在山下的平原中驚疑從未遲歸的丈夫或父親今天何以尚未回來。

但是人頭獵取者更喜歡利用黑夜。他們在黑夜裏是成群結隊地出動的，事先預定計劃，選定一個孤單的人家，作成一個很大的圓圈而包圍之。將圓圈逐漸縮小，最後發出信號，就開始攻擊。攻擊的方法分急攻和緩攻，急攻時先由一、二人爬到屋頂的乾草上去放火，等待屋裏的人驚醒跑出來，就割他們的頭，裝入袋子而走了；於是一切又歸於靜寂，祇有餘燼在嘩嘩卜卜地響着而已。如果他們所選定的人家，是在荒僻的地方，不會有鄰人來救的場合，他們就用緩攻法，就是先把門口管住，然後從裂縫或空隙中投入燃燒的毒草，以薰死屋裏的人，然後割他們的頭。如果沒有可以這樣攻擊的人家，他們也用許多別的辦法，或利用市鎮有演戲等娛樂，鄉下人因而遲歸的時機，或在夜裏狙擊行人，或在晨昏暗殺去割稻或回家的農夫。終日俯着鋤草或在田裏工作的男人或女人，當然不能時常提防的，最容易爲〔生番〕所襲擊利用的目標。漁村中的婦女和兒童們時常害怕黑夜；男人們在晚上出海時，惟恐家裏的人在他們回家以前爲殘忍的〔番人〕所殺害。因爲〔番人〕常在村後的山上探視下面的一切情形。

〔番人〕取了人頭之後，就趕快回村，他們在最近的山嶺上發出勝利的狂呼。村民都在等待消息，一聽到這種呼聲，就派一批人去歡迎他們，護衛他們回家。全村的人都跑出來。無論男女老小，連極小的孩子，乃至狗也知道這種呼聲的意義，都非常興奮地跑去歡迎英雄們回來。大家發出魔鬼似的吶喊呼嘯。那些狗似乎別無用處，而天生要在這樣的時候狂吠似的。獵夫們報告他們的經驗：他們如何未爲人所察覺，如何做了這件事情，或者在亂鬥中受了什麼傷，以各種姿態講得非常詳細，聽衆對他們所講的每一點都表示熱烈的歡樂。

狩獵隊不久就到了酋長之家，把獵獲物擺出來供人觀覽和歡慶。如果有一個以上的人頭，那麼村民們更不知道如何快樂；然而一個頭也足以引起人或魔鬼所能願望的一切亂嚷怪叫了。他們把拿來的人頭放在中央的房間中；如果聚集的人太多，則放在屋外的一個空場上。頭邊放着一壺旱稻做的燒酒，是給被害者的靈魂吃的，請求他幫助獵夫們斬獲其他漢人的頭顱。〔生番〕在人頭的周圍互相攜手連成一個圈子——老人或與十六歲的少女攜手，10歲的男孩或與70歲的老人攜手。有個老人拿着一個滿盛着酒的葫蘆，以一個竹杯分酒給衆人吃。他們吃酒之後，更加興奮，繞着人頭廻旋，跳一種雙步舞，壯士們跳躍怪叫。兒童的尖脆聲和老婦們的沙啞之聲混合，老婦們似乎最爲興奮，老酋長也特別快樂，鼓勵衆人儘量表現歡喜和感激。衆人不停地唱歌，其瘋狂的歌聲是除了在地獄以外沒有類似的，用我所知道的任何字母都不能拼成那些聲音。我在次高山（Sylvia，雪山）的山麓的一個村中所聽到的一首歌，大約是“Hi-yah; hi-yeh; hi-yo-heigh!”以低微的聲音開始，逐漸變爲高強的鼻音，中間很多重覆，以許多激烈的叫聲穿插之。〔生番〕舉行人頭慶祝時的歌調，大抵如此。他們的歌的意義，是說他們戰勝了敵人，大家應當爲了勇士們帶回人頭而高興感激。

這種慶祝晝夜不停，一直到第三天爲止。若有人舞跳得昏暈，或酒醉得太厲害，則由別人來代替，以便他們休息。在第三天，他們終於收拾那個人頭，收拾的方法，是各族不同的，或在村中豎起一個三腳架，把人頭放在頂上；或由它擺着，到肉都脫落爲止。把人頭煮熟而吃其肉的辦法是很少用的；却往往把腦髓煮成膠汁而吃之，以發洩其仇恨。有時他們把這種膠汁視爲珍味而送給我吃。

〔生番〕通常將人頭上的肉除去後，把它掛起來作爲貴重的戰利品，或掛在屋內的牆上，或掛在外邊屋簷下，第二種辦法最爲普通。凡能陳列着長串的頭骨的勇士，是爲全族的人所敬仰的。每個人家都有這種裝飾，酋長之家很像解剖家的陳列室。這些頭骨，決不拿下來，因風雨和煙而變成黝黑垢污，更加可怖。又有辮子掛在屋內的牆上。我宿在〔生番〕家裏睡不着的時候，常常計算屋內所有頭骨及辮子，想念這種惡習對於〔生番〕自己及被害者的家屬有什麼影響。這並不是我恐怕同樣地被害，或那些暴行的證據使我失眠或做惡夢的緣故。

從大科炭（Toa-kho-ham）深入內地處，有一個漢人的部落及貿易站。1877年，我曾經在那裏目擊漢人和24或25個〔生番〕的戰鬪。〔生番〕分爲兩隊，各攻擊一個地點。其中一隊已獲勝利，帶了三個人頭而逃走。另一隊包圍了我們所在的營地。他們的戰友的吶喊聲使我們驚起，我們就出去抵抗。假使遲幾分鐘的話，他們必定會燒掉我們的柵欄，把營內的人殺光。我們發警報，全部的人群起追擊。生番一度逃到開墾地的範圍以外，再行集會，回頭迎擊追逐者。於是發生了一場血戰。雙方都有武器，〔生番〕敏捷地仰臥地上，舉起一足，把火繩槍平放在足趾中間，放槍非常正確。這些兇悍的馬來人始終像惡魔似地跳躍、狂呼、放槍，堅守其陣地約一小時之久。但是漢人也不畏怯，終於不怕死地衝鋒，把〔生番〕逐回山中。

倘使這種〔出草〕失敗，勇士們就非常羞恥；在某些種族中，他們三天不敢歸村。〔生番〕在事先雖然十分當心，力求避免失敗；但如有一人被捕或打死，全族的人都會慟哭哀號，而且好多年迴避那個不祥的地方。

人頭獵取者若落在漢人的手裏，那就倒霉了。他對敵人所表示的殘忍也被返報於他自己。在噶瑪蘭平原中有一個有漢人 60,000 的市鎮三結仔街 (Sa-kiet-a-koe)，我曾經目觀了一件事情，可以表明漢人和番人的性格。一個月之前，在一個距市鎮一哩之處的一個人家中，有許多人在夜裏爲拜神而聚集，忽然有個人進來，報告說在外面麻地中有奇怪的動搖。大家立即揣測有「生番」來了，趕緊拿槍及其他武器而去追擊。「生番」連忙逃走，五個人被打死了，五個人逃入樹叢中，一個人躲在樹上，但爲狗所追蹤，遂被捕而押到市裏去監禁起來。漢人不使他知道他的命運，而在一個指定的日子把他帶到軍事衙門附近的刑場去。許多人聚集在那裏，兩個刑吏來了，各執一把約兩呎寬的大刀。大人和男孩環立着，摸摸那些武器，評論它們的價值。第三槍放過了，在幾分鐘之後就有 20 個兵帶着霉臭的 Remington 來福槍而跑來。後面有三個苦力用無蓬的破碎的轎子把那個可憐的囚人擡來。一條竹竿插在髮中、背上及反綁着他的兩手的繩子中，比他的頭高出二呎，竿上掛一張紙條，寫着應處刑的罪狀。轎子停下時，那個可憐的人蹣跚縮着，被硬拖下來。他愁容滿面，顯示着他絕望和恐怖，蹲了一會之後，向前倒下了。一個劊子手從後面砍他，又有一個劊子手走過去，用大刀切下了他的頭。這個頭被繫在一條竹竿上，拿到西門去掛起來。有數十人在那裏等着，要分取他的身體，拿去當食物和藥品。在這種場合，或一個「生番」在內陸被打死時，漢人往往吃他的心，割取他的肉，把骨頭煮膠汁，作爲瘡疾的特效藥而保存之。

有時「生番」也爲他們的同宗「平埔番」所欺騙而被捕。某一次，有個著名的酋長帶了 24 個勇士在山頂上，有一批「平埔番」招手請他去，要和他飲酒互祝健康。酋長躊躇了很久之後，終於去了；可是他們剛一嘗到酒味時，「平埔番」就攻擊他們。經過一場激烈的搏鬥之後，「生番」都逃走了；酋長却被俘去，交給漢人的官吏，「平埔番」因此得了賞金。酋長被監禁了很久，備受毆打凌辱，遊街示衆，有許多婦人跑過來，用長針刺他，以報復他們的丈夫、兒子及朋友爲他殺死的仇恨。在發了信號要他跪下時，他反而像惡魔似地喜悅而說道：他家裏有一長串漢人的頭顱，祇差六個就滿 100，都是他自己取來的，所以他雖死也不慚愧。當時有些邊界地方的漢人仿倣「生番」食人的風俗，割下他的頭，吃他的腦汁，希望他們自己也變成這個可怕的酋長一般勇敢。

「生番」也會同樣地割外國人的頭，不熟悉那一帶海岸地方的情形的外國人往往遭難或九死一生地逃脫。1878 年，海軍少校 Shore (現任英國海防司令官) 請我到英國軍艦「Lapwing 號」上去作客，沿臺灣的東海岸南下。這艘大軍艦在蘇澳灣停泊時，有 24 個水兵獲准登陸，由軍官 Murray 率領。他們叫人在巖石上燒起了火，帶着拖網而去捕魚。我陪伴軍官，在海灘上散步。忽然有個漢人跑來，指點近水邊的幾塊大石頭，却不講話而走掉了。我依那個方向看去，見有什麼東西走近來，原來是人頭獵取者，他們像老虎似地向水兵爬過來，到了可以用槍打得到他們的地方了。我不說明理由叫人把火移到另一個地方去，「生番」知道已被人發覺了，速即在黑暗中逃走了。假使我不發覺他們的話，他們的計劃一定成功，在黑夜裏是不會被追到的。水兵帶着魚欣然回來，把魚放在燒熱的石上烤熟，吃得津津有味，等到他們歡宴完畢，我們都安然回到船上之後，我纔把他們的危險告訴他們。

我還可以講許多其他的事件，但以上所述已足以說明「番人」的生活情形之一斑，由此也可大略知道：要使一個野蠻種族成爲文雅感化他們做「善良」有益的事情是如何困難。